

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定公經傳解詁第十

春秋十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

箋曰元年例月此去正月從時例無月而書王亦無事書月之例時

具而後爲年有王而後爲元也

定何以無正月

據莊公雖不書卽位猶書正月 箋曰據隱公書元年春

王正月

正月者正卽位也

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卽位

無正月者卽位後也

雖書卽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

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卽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

月 筮曰後卽位則當明年改元定公五月薨哀公五月卽位明年乃稱元年是明證也

今昭公十二月薨踰月改元是已卽位何以

後 據正月正卽位 筮曰昭公在外 昭公喪得

入不得入未可知也 先立定公昭公不還則

定不爲子當 葛爲未可知 據已稱元年 筮

元 在季氏也 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

位 筮曰不迎 定哀多微辭 微辭卽下傳所

喪則爲篡也 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 主人習其

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

讀而問其傳

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

辭非獨定公 筭曰主人若知經例則未

知春王與三月不連必問傳而知其義則未

此假設而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

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筭曰若主人不習不問則以春王三月連文未知春秋之罪已此通爲微詞發例凡眾人所疑惑者皆微詞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筭曰執例時月者起非晉人實

夫晉大

仲幾之罪何

据言于京師成

不蕘城也

若今

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

宋仲幾不治所主箋曰一處不蕘餘處皆

其言于京師何

据城言成

伯討也

大夫不得

稱名氏見伯討之義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

師是美伯功之

伯討則其稱人何

据城稱名

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

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箋曰据相殺稱人

者有罪此當貶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

以國名氏貶箋曰下見名氏上稱人是貶

例曷爲貶據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不與大

夫專執也箋曰可言韓不信執曷爲不與據伯

箋曰据大夫出實與言于京而文不與文不

竟有專之道是也文曷爲不與箋曰据士大夫之義不

得專執也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

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

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

子執之專廢許大夫息事不許生事也至自乾侯者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非公事齊不

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箋曰喪至例日當言至自晉奪晉地同內地者起不得入晉乃見譏晉意

戊辰公卽位

箋曰卽位例月日者失禮例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

然後卽位

据癸亥得入巳可知

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

卽位

正棺者象旣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禮禮始死于北墉下浴于中霽飯含於牖下

禮禮始死于北墉下浴于中霽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

曰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卽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箋曰以七日起繼嗣臣子沈子曰箋注誤入正文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然後卽位箋曰沈子以喪卽位不曰此何以曰據卽位皆不日錄乎內也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卽位故曰主書者重五始也箋曰內有篡立之禍故日以謹之非善之也謹之者爲之諱若曰公實以癸亥卽位非正月已改元使主人自悟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箋曰公葬例日

九月大雩

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箋曰大雩例時月者見旱

立煬宮

箋曰立例月時者諱文又同纂例皆所謂微詞

煬宮者何

據十二公無煬公箋曰據桓僖春秋前煬公也

煬公之宮也

以與武宮同稱諡也

立者何

箋曰據桓僖立宮不書

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

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

六年卒始築茅闕門爲魯城制作之祖故本其功以配武公象二世室蓋以周公配天伯

禽爲太祖與從祀先公皆叛臣欲擅制作之權

冬十月霽霜殺叔

箋曰霜例時月者以異書倍異不月者傳聞世遠

何以書

箋曰据霜以不殺爲異

記異也

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

爲異

箋曰但殺菽故異也

此災菽也曷爲

以異書

据無麥苗以災書

異大乎災也

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

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

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

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  
箋曰霜重棲叔枝葉粗脛皆死而艸木無傷是以大之而異之

二年春王正月

箋曰元年無正月當於此年改元而同繼殺例不卽位故

不書他事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箋曰內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

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

下及間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

兩觀微也

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

主觀爲其飾故微也

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据

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

主災者兩觀也

時災從兩觀起

主災

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

据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言宋督殺其

君與夷及其

不以微及大也

箋曰雉門宮城

大夫孔父先死

何以書

正門兩觀宮闕不復言雉門及

游處使同孔父先死

何以書

兩觀災何以書

者上已問雉門及兩

記災也

此本于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

觀災故但言何以書

卒爲季氏所逐定

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

者故災亦云爾

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

者故災亦云爾

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

者故災亦云爾

秋楚人伐吳

箋曰伐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箋曰作例時月

其言新作之何

據俱一門兩觀如故常

無故脩大也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

見脩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據西宮災復脩不

大也脩屋壞不譏箋曰加新言何譏爾箋曰據世室

務乎公室也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

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修之如諸侯禮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月者

以如晉至河乃復見者內有疆臣之讐外不

至復例時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箋曰見世邾婁例日卒

夏四月

箋曰方恥至復故不書他事

秋葬邾婁莊公

箋曰見世正例時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

盟又未踰年君蒲父子之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 箋曰大夫及諸侯盟正例時三世各一見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箋曰陳卒例日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

箋曰公會例時月者

譏大會而淺侵

侵楚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

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

不書者惡蔡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

箋曰滅執例日

以沈子嘉歸

箋曰以歸例時嘉名者見殺

殺之

爲不會召陵故也不

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

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  
公戒也 箋曰殺例時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涪油

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爲

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  
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  
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 箋  
曰公及盟例日月者方言諸侯爲散詞不信  
不在公也

杞伯戊卒于會

不日者與盟同日 箋曰卒會例時

六月葬陳惠公

此以子會召陵見正例 箋曰陳款不葬以子會溫

許遷于容城

箋曰遷于例時三錄許遷於見世示與滅恤小之義



秋七月公至自會

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箋曰公至例時月

者起前譏諸侯此譏公不能正

劉卷卒

箋曰外大夫卒例月時者從會例

劉卷者何

言箋曰据不

天子之大夫也

箋曰下稱公是

劉邑非氏也大夫卒同諸侯以邑爲爵但名不氏言劉子則嫌爵矣

外大夫不

卒此何以卒

箋曰据非使我

我主之也

劉卷卽上會劉子我主之

者因上王魯文主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

於天子也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爲王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

葬杞悼公

箋曰杞葬例時

楚人圍蔡

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

明罪重於圍箋曰圍例時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箋曰伐例時

葬劉文公

箋曰外大夫葬例時起本不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箋曰据王子虎不書葬

錄我

主也

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于京師

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

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箋曰劉子有采邑非子虎比我主之則從臣子詞錄之見此者明王官無來聘例以其稱公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伯莒

箋曰及戰偏戰例曰

楚師敗績

箋曰敗例時

吳何以稱子

據滅徐稱國

夷狄也而憂中國

言子起憂

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

其憂中國柰何

箋曰據言蔡侯

以權

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

挾弓者懷格意

在蔡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形

以干闔廬

不待禮見曰干欲因

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闔廬以復讐

闔廬曰士之甚

言其以賢士之甚

勇之甚將

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

爲匹夫興師

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

亂免於

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

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

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

北時

如晉請伐楚因祭河

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

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

見侵後聞蔡爲是

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

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

國之心則若時可矣

猶曰若是時可興師於矣激發初欲興師意於

是興師而救蔡

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子胥不見于經得爲善者以

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

直以蔡侯以之見憂中國

曰事君猶事父也

此其爲可以復讐柰何曰父不受誅

罪不當

也。子復讐可也。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

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

非當復

討其子一往復讐不除害。取讐身而已不得。一來曰推刃復讐不除害。兼讐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眾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去。朋友相衛。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讐。所勝時子胥因仕于吳爲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讐。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友便僻友而不相迺迺出表辭猶先

善柔友便佞損矣刺所以伸古之道也

楚囊瓦出奔鄭箋曰出奔例時

庚辰吳入楚箋曰入例時日者起吳子入之

吳何以不稱子據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箋曰據楚子入陳反

夷狄也箋曰初以憂中國進之至此仍反其故其反夷狄柰何

箋曰據楚子滅蕭更詳之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蓋妻楚王之母也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日者惡其無義箋曰初進

後  
君爲狄行妻母者便文言史事經不須見其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後臣恣日甚魯失

國寶宋五大夫叛

箋曰日食正例

夏歸粟于蔡

箋曰歸例時

孰歸之

箋曰據歸某于某者內詞

諸侯歸之

箋曰以戍陳例之上無內

也曷爲不言諸侯歸之

據齊人來歸衛寶箋曰據會于漚淵宋

故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時爲蔡新被強楚之兵故



歸之粟與成陳同義 箋曰初但屯楚境侵楚至此見楚破乃爭事蔡故云離至也離至

而言我 是

議內文

於越入吳

箋曰狄入例時

於越者何越者何

不言或者嫌兩國 箋曰據前已見越此加於非州

國之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

忽於見世始

通不可驟治 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越人自名

故因而示義 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於越君子

名之曰越 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 之辭言之曰越 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 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 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

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

仲遂以貶起殺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

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大夫卒例日隱如出君責在昭公注義非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箋曰內大夫卒例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箋曰圍例時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遨帥師滅許

箋曰滅例

日以許男斯歸

箋曰以歸例時斯名者下見許男圍蔡起斯當絕

二月公侵鄭

外月者內有疆臣之讐不能討而結怨故危之箋曰公侵例

時月者起救  
許遲不及事

公至自侵鄭

箋曰至自例時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箋曰如例時二大夫並使與遂得臣

同爲下圍  
運見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箋曰執行人例時

冬城中城

箋曰城例時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

箋曰圍例時

此仲孫何忌也

箋曰据上如晉

曷爲謂之仲孫忌

箋曰

据貶當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爲其難諱也一

去氏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 箋曰名者所以定命示信自閭史書之諡乃易之仲忌魏多輒更其名使民疑惑邦交無據故並書之則譏義顯矣忌於此一名後又更書何忌明春秋所改正也

七年春王正月箋曰此年比三時不書他事專見齊事者爲下公再侵見

譏意也先君出奔晉禮不若齊反詔晉伐齊故惡之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箋曰盟例時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箋曰執以侵例時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箋曰盟例時皆謀我

大雩

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

箋曰大雩

時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箋曰伐例時

九月大雩

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自救之役

箋曰大雩例

時月者廖震說

見一歲有二雩例起昭二十五年又雩非雩故先見二雩

冬十月

箋曰不書他事具於上說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箋曰公侵例時月者起背齊爲內惡

公至自侵齊

箋曰至自例時

二月公侵齊

箋曰侵例時再見月者比侵尤危

三月公至自侵齊

出入月者內有疆臣之讐外犯疆齊再出尤危於侵

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箋曰至自例時此月者惡內危重不於上至月者若侵至四見月反嫌例月危惡意不顯也

曹伯露卒

箋曰見世曹例卒月葬月此時卒者曹初與桓同見治王者終退從

夷例卒葬  
皆時略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箋曰伐我例時

公會晉師于瓦

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箋

曰會師例時晉救不書者譏背齊而與晉

公至自瓦

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

得意者箋曰至自例時以地至起晉救至瓦也當從得意致而致地危之明不與與晉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箋曰陳卒例日

晉趙鞅帥師侵鄭

箋曰侵例時

遂侵衛

箋曰遂例時大夫無

送事此言送者起爲內侵

葬曹曄公

箋曰見世曹退時葬自此不見曹卒葬

九月葬陳懷公

箋曰陳葬例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箋曰侵例時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箋曰盟例時

從祀先公

箋曰從祀一見例時

從祀者何

箋曰据從王正也

順祀也

復文公之逆祀箋曰對躋言

之躋自後逆上從順前行之詞稱也文高宣曾成祖襄禰昭時

公者親廟之序也僖已



當毀矣用文例以文宣兄弟爲一世故昭時  
僖閔並在高廟至此立煬宮作雉門講廟祀  
之禮乃始正之而又立桓僖二宗與武煬爲  
四宗取其從祀得爲人後之義故但言先公  
而立桓僖諱不諫不從  
書從下見之

###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

而去之

###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

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  
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箋曰長  
三五謂卿大夫也文公時公孫敖奔莒卿也  
仍卒之明不絕也故曰去定公時盜竊國寶  
賤者書盜明無大夫也故曰叛  
此當時別傳一說經意未必然

### 盜竊寶玉大弓

箋曰盜例  
時竊一見

盜者孰謂

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

箋曰

謂陽虎也

箋曰賤者將殺大夫經不見其陽

虎者曷爲者也

箋曰據公士有守藏者

季氏之宰也

之陪臣爲政者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

竊之

箋曰據郟

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

虎拘季孫

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

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爲重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

箋曰蓋以

君命下獄論死待時行刑

賊而鉸其版

以爪刻其饋斂板箋曰言賊者有

守之人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甫

箋曰蒲甫蒲社之圃

刑僂人于社故

力能救我則於是

於是時二

就旁圃殺之

氏已知必殺季至乎日若時而出

箋曰若如

孫無間劫之耳

言臨南者陽虎之出也

箋曰姊妹爲出

御之爲季御

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

子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箋曰有親

非累世臣之也一子可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

說箋曰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

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

右實季

孫車衛之

諸陽之從

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

孟氏衢四達

可以橫去

臨南投

策而墜之

策馬極也見二家孫由孟氏免之恐

送食之欲將季陽越不聽故詐

投策欲使下車

陽越下取策臨南

駮馬

極曰陽越以

臨南爲陽氏出信任之意起倉卒故失信

而由乎

孟氏陽虎從而

射之矢著于莊門

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

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

然而甲起於琴如

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

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

時起

殺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說然猶如

然猶如

或曰殺千乘之主

時季氏邑專魯故主千乘

至于千乘

箋

而不克舍此可乎

嫌其近而無所依

陽虎曰夫孺子

得國而已

已去彼仍得國願已足也

箋曰言如丈

夫何

如猶柰也丈稱也

賊而曰彼

哉彼哉

望見公斂處父

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

趣駕

使疾

既駕公斂處父

帥師而至

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

謹然後得免自

是走之晉

箋曰內亂執正卿

不書者不與季

失之重亦猶夷狄相誘君子不疾

寶者何

箋

曰据衛寶璋判

**白**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

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

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

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弓****繡****質**質拊也言大

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弓****繡****質**者力千斤

**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頰也干歲之龜青髯

下之麇麇者莫善乎著龜經不言龜者以先

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此皆

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

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

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

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

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為重

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箋曰方錄盜竊故不書他事起國亂也

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箋曰鄭卒例日

得寶玉大弓箋曰得一見例時

何以書箋曰據釋執復邑皆不書國寶也箋曰言國無大唯弓玉為寶也

喪之書得之書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

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箋曰譏魯君臣曾不足與於得喪之數

六月葬鄭獻公箋曰鄭葬例月不及時不日慢葬例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

箋曰次例時  
我動故書

秦伯卒

箋曰秦卒例  
時不名非嫡

冬葬秦哀公

箋曰秦  
葬例時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月者頰谷之會齊侯  
欲執定公故不易

箋曰及平例時月者實公及非  
微者及平者近正嘉其與齊也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箋曰公  
會例時

公至自頰谷

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  
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

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  
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



從教得意故致地  
曰至自例時地致危例

箋

晉趙鞅帥師圍衛

箋曰圍例時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

箋曰來歸例時

齊人曷爲來歸運謹龜陰田

据齊嘗取魯邑  
箋曰据上致

會有危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孔子仕魯政  
事行乎季孫

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  
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齊人爲是

來歸之

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加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

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曰魯始欲修政而餌於齊利輕敵重地故恥其見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箋曰圍例時內邑言圍起

其強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箋曰圍例時

宋樂世心出奔曹

箋曰出奔例時

宋公子池出奔陳

箋曰出奔例時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鞏

箋曰會例時太平錄外會

叔孫州仇如齊

箋曰如例時喜結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復出宋者惡仲

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彊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箋曰出奔例時言弟者未絕之故仲佗等再出宋暨不得已惡宋公之詞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

池自陳入于蕭

箋曰入例時辰以叛入則出亦惡矣故爲出入惡詞而佗

等不復出宋不言宋蕭亦奪宋公

以畔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

者後汲汲當坐重

箋曰叛例時

夏四月

故不書他事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

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例時不加叛

冬及鄭平

箋曰及平例時微者廖震說上及齊平月此見正例

叔還如鄭蒞盟

箋曰如例時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

三年失眾見殺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

箋曰見世薛卒例時不進正例

夏葬薛襄公

箋曰見世薛葬例時

叔孫州仇帥師陸郟

箋曰陸例時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箋曰伐例時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陸費

箋曰陸例時

曷爲帥師陸郟帥師陸費

据城費再陸乃問者据見

者不復見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

箋曰此推言墜費之故由孔子時曾言之

於

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

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箋曰國內兵不書此言帥師者不聽也不用孔子而徒行其言務雉者何五版而堵凡以兵征故譏帥師

四十五堵而雉

二百

百雉而城

二萬尺凡周

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

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雉周城

諸侯軒城軒城者  
缺南面以受過也

秋大雩

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 箋曰大雩例時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是後薛殺其君比諱荀寅土吉

射入于朝歌以叛

箋曰日食正例

公至自黃

箋曰公至例時至地者危重

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仲孫氏邑 箋曰圍取邑詞例時月者起實不能

取

公至自圍成

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

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箋曰至圍例時不得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

箋曰次例時我動故

書蓋以救成

夏築蛇淵囿

箋曰築囿例時不能服內邑而事游觀譏之

大庾于比蒲

箋曰此與下見比年大蒐正例講武詰戎教民之大典太平以

此止戈故特見正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箋曰伐例時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

箋曰入例時不言以畔

箋曰叛

例時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

箋曰入例時不言出奔私

邑

以畔

箋曰叛例時

晉趙鞅歸于晉

箋曰歸例時

此叛也其言歸何

据叛與出入惡同此言出入

無以地正國也

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

地謂晉陽私邑也

其以地正國柰何

箋曰据入則不正 晉趙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

箋曰木往晉陽

取甲加畔文耳言歸于起非實叛

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

也

箋曰据大夫與大夫相爭皆不得加叛

君側之惡人也

箋曰叛而

鞅歸是先

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

在君側

無君命也

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

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

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

中甲逐之

箋曰先言入故知專討也

薛殺其君比

箋曰國殺君例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箋曰來奔例時

晉趙陽出奔宋

箋曰出奔例時趙陽與晉荀寅士吉射趙鞅魏曼多見晉

有五

卿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

箋曰滅頓例曰以頓子牂歸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

不死位爲重

箋曰以歸例時

夏衛北宮結來奔

箋曰來奔例時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月者爲下卒出月者

曰狄敗狄例時月者

起光以敗而卒傷而反至舍而卒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吳子光卒

箋曰見世吳例月卒此時者篡不明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箋曰公會例時

公至自會

箋曰至會例時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箋曰君會例時太平錄離會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箋曰使來歸例時見王使正例

石尙者何

箋曰据王使氏者當字

天子之士也

天子以上士以名

氏通

箋曰以名知士也見王無使大夫聘問之道

賑者何

箋曰据非寶非田邑

俎實也

實俎肉也

腥

曰脰

曰燔

禮諸侯朝天子

助祭於宗廟然

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

箋曰王有歸脰之禮因以見王使正例助

祭不書亦見不記事也脰社肉燔祭肉歸燔

者祭太祖廟歸脰者蓋祭大社天子有戰勝

之事

之

衛世子啟賸出奔宋

主書者子

雖見逐無去

箋曰出奔例

時

父之義

雖見逐無去

箋曰出奔例

時

衛公孟彊出奔鄭

箋曰出奔例

時後見歸

例

時

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箋曰來

奔例時

例

大廋于比蒲

譏亟也

箋曰大蒐例時此與

上見比年大廋正法自此不復

見

邾婁子來會公

書者非邾婁子會人于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

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

箋曰來會一見例時承上大蒐文邾婁來比蒲同於國內則附庸明矣

城菑父及霄

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狃者不

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

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  
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  
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  
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  
箋曰城例時別公私與諸及防相比見例定  
始無正終無冬以著其無始終與桓終始見  
王同起譏文也不於十五年去冬  
者薨在其年冬前嫌爲譏定臣子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月者

嫌上來會爲譏文故加錄之

躐鼠食郊牛牛死

箋曰牛死例時

改卜牛

箋曰改卜例時不言

免牲不郊改卜正禮也

曷爲不言其所食

据食角

漫也

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

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

箋曰滅執例日

以胡子豹歸

箋曰

以歸例時

夏五月辛亥郊

箋曰郊例日

曷爲以夏五月郊

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箋曰

据五月不三卜之運也

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

時當言用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



者從可知  
箋曰廖昂文說成七年不郊爲  
正飯兩食牛此牛死皆在正月先卜郊日雖  
吉以無牲不能郊也必滌三月則當卜於四  
月祭卜郊又不吉故轉至五月也成不再卜  
郊者以五月不可郊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箋曰公薨例日高寢君母

夫人已卒不書  
皆可於此見之

鄭軒達帥師伐宋

箋曰伐  
例時

齊侯衛侯次于籧篨

箋曰次例時蓋欲  
伐魯間喪而止

邾婁子來奔喪

箋曰來奔喪  
一見例時

其言來奔喪何

據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賜下言來 箋曰據正禮常事不

書

奔喪非禮也

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禮天子崩諸侯

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 箋曰魯以天子禮自居邾婁屬國而比之諸侯言奔喪起其服斬用臣禮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箋曰君母卒同夫人例日

妣氏者何

箋曰据不言夫人

哀公之母也

妣氏祀女哀公者卽

定公之妾子 箋曰以葬知爲哀母不言夫人知非嫡嫡死乃得成妾母喪於此見定娶

夫人及卒皆不書春秋不記事也

何以不稱夫人

据母以子貴 箋曰

据成風聖姜頃熊定弋皆稱夫人

哀未君也

未踰年不稱公 箋曰未君而

卒之者已嗣無君母則服之三年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是後衛蒯聩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

殺其君舍 箋曰日食正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箋曰會葬例時比遭二喪故月或者君來例月

丁巳葬我君定公

葬例曰公

雨不克葬

箋曰不克例時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箋曰公葬例日見下昃者與夜中同意詳錄  
之言乃者葬當先定妣不依禮遇變而猶不  
改爲難詞  
以譏之

辛巳葬定妣

箋曰君母葬例日葬先輕而後重目言之非禮自明

定妣何以書葬

據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箋曰據子氏稱夫人猶不葬

未踰年之君也

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箋曰已成君矣起

隱公於母進退失禮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

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冬城漆

箋曰城例時議  
兩喪而興工役

春秋定公經傳解詁第十

受業

常甯王衛清  
未陽曾榮楚

校栞

春秋十

春秋哀公經傳解詁第十一

春秋十一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箋曰公卽位例月五月嗣位踰年改元乃

卽位益見定元年之非禮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

削故微爾許男者成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可知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今成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世初見與滕侯薛侯同爲微國例亦錄隨也許男或得歸或別立皆不見凡以明春秋不記事之意楚吳新伯齊晉舊伯魯鄭先伯宋

二王後太平專記伯國征伐事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饑鼠食郊牛

曰災不敬故

箋

改卜牛

箋曰卜例時

夏四月辛巳郊

箋曰殷四月夏三月明太平改正行夏之時三卜而可郊

王者改元之郊不以災牛廢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箋曰伐例時太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

思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箋曰伐例時議文明下取田邾婁服盟故以伐正其罪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婁

箋曰伐例時月者起下取田爲內邑取詞

取漵東田

及沂西田

地不諱者義與上同

來奔喪取其

與汶陽濟西田同本內田也而上見伐文故知不諱取地而大之喜得田之詞嫌王者不取明有罪者得取也歐陽屬說傳例及有公私微大二例此及蓋以田多少言之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

釋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也箋口大夫及君盟例時服而舍之大信例

也一子一奪故日以起之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箋曰衛卒例日



滕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明先服當進其朝禮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蒧于戚

箋曰納例時

戚者何

箋曰據當舉國以納

衛之邑也

箋曰衛圍戚見伯討文是也

曷爲不言入于衛

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

曷爲不言入于衛

耳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

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也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蒧者下曼

也如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

也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醕

也六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主書者

也六頓子同 箋曰以稱世子是出奔猶不絕

子名也若言納于衛則與世子以國矣生奔自絕父父死以兵入而有其國長篡叛之路故明絕之使與衛爲敵國詞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

于栗

箋曰偏戰例日

鄭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冬十月葬衛靈公

箋曰衛葬例月過時不日不能葬

過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箋曰遷于例時月

者存蔡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

也箋曰國殺大夫例時  
成之爲諸侯使有大夫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箋曰圍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據以趙

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  
上納稱世子與彭城例異當坐伐喪或使衛

主之而伯討也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

詞言會伯討也箋曰使曼姑從齊征之耳

其實齊師此其爲伯討柰何箋曰據彭城加

來會也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靈公者蒯以曼姑

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曼姑無惡文者起曼

姑得拒之曼姑臣也

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  
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  
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  
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箋曰若言圍衛戚  
嫌圍世子故絕之爲國文以明上言衛世子  
非復正也衛圍戚又從齊許曼姑明矣時人  
紛然以拒父爲衛罪今乃以爲子篡父邑又  
自成國而與衛爲敵純與世論相反丹有所  
以疑夫子輒者曷爲者也箋曰便萌贖之子  
爲衛君也輒者曷爲者也箋曰便萌贖之子  
也然則曷爲不立萌贖而立輒據春秋有父  
曰據誅君萌贖爲無道善道不中靈公逐萌贖  
之子不立萌贖爲無道善道不中靈公逐萌贖  
而立輒箋曰明靈公得逐之且然則輒之義

可以立乎

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

義可

曰可

箋曰以經許伯討也

其可柰何

箋曰據父在子不得從政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不以蒯賁命辭靈公命箋曰子無奔道辭立

則從子奔是相率叛君父

以王父命辭父命

辭猶不從箋曰代父事

王父若命直辭之不可以爲不

是父之行乎

子也

是靈公命行乎蒯賁重本尊統之義箋曰不獨靈命得行乎子蒯賁亦因而

有子故不從父

不以家事辭王事

以父見廢故辭讓不

立是家私事

箋曰王但封衛使靈

以王事

公爲主唯其所立不問其家事也

辭家事

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  
雖

逐之靈公可立之王命在故也如堯立舜亦

逐子也嫡孫立則王命行徇輒私意必欲立

父是子可主父之是上之行乎下也是王法

廢置下行上矣是上之行乎下也是王法

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

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

蒯贖必欲入輒拒而殺之又大變也故輒之

先立是也既立而與父爭國則有仁人所不

忍言者當於入戚後而釋位去之不問其所

立乃無怨也若以子拒父之

說則邪俗之見不足正之

下三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此象季氏專政蒯瞶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

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箋曰地震例日象王者威動四海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箋曰內灾例日使躋僖丹楹皆灰滅無遺

諸不正者復歸於正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

据禮親過高復立也

箋曰以言宮故知非親廟復立桓宮者三家之宗也復立僖宮者魯頌爲僖作皆比之於有德之宗曷爲不言其復立

据立武春秋見

者不復見也

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 箋曰書桓

宮僖宮灾復立自明前何以不言及据雉門

從祀先公時所立也何以不言及及兩觀

故不言及今皆尊可及也敵也親過高祖親

曰明皆尊亦不言何以書上已問此皆毀廟

及及者累詞耳何以書其言災何故不復

連桓宮僖宮記災也災不宜立箋曰起

箋曰据不當立記災也太平當正宗廟之禮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箋曰城例時

一邑例帥師者有危凡城皆譏嫌可不城故

正帥師城爲正例王者爲衛民而城之也公

邑宜城私

邑宜陸

# 宋樂髡帥師伐曹

箋曰伐例  
時伯討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

當誅故貶 箋曰放例時放者近正君臣之詞太平君使臣以禮實君稱人者嫌實近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

卒日葬月 箋曰見世進秦得日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箋曰圍例時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箋曰盜殺君例時日

者實大夫也

殺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殺何

据宋人殺其君

處曰

賤乎賤者也

賤於稱人者

又放於夷狄故賤乎

賤

賤乎賤者孰謂

据無主名

乃窮諸盜

据謂罪

人也

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

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箋曰罪人卽公孫獵也上見放君待以禮此倚吳力歸弑實吳殺

之坐罪

蔡公孫辰出奔吳

箋曰出奔例時上罪獵不

葬秦惠公

箋曰日卒者月葬此時

者起日卒爲進非本例

七

宋人執小邾婁子

箋曰執例時成小邾婁子為諸侯故稱人以執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晉人執戎曼子赤

箋曰世進夷國稱子見歸于楚

歸于例時

赤者何

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

書故以不知問也

箋曰

戎曼子之名也

箋曰

以執歸于文相連又

其

言歸于楚何

据執曹

戎曼子初見宜名也

其

言

歸于子北宮子曰

者罪未定唯天子命乃有此文

箋曰北宮子有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此解名

注誤入正文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箋曰辟除也王者太平不外夷狄齊晉二伯撥亂之治也無外之義當立楚吳二伯故除晉伯而使楚同京師之文京師方伯詞也

城西郭

箋曰城例時城西郭前已見

六月辛丑蒲社災

箋曰內災例日賈達說公羊作薄社

蒲社者何

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

亡國之社也

蒲社者先世之

亡國在魯竟以封魯故有蒲

社言社必繫國而經不見蒲

故知社者封也為社其言災何火据封土非亡

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故火得燒之揜柴之

者絕不得使通天地

四方以為有國者戒

蒲社災何以書

記災也

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

事疆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

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

箋曰見內有

祭亡國社之禮蒲社災即故宋之

義見新王已致太平先代當遷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箋曰見世滕進日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

專討士以下也 箋曰蔡葬例月過時不日不能葬書葬見討盜不書凡討賊者必當國

或大夫也

葬滕頃公

箋曰滕葬例進月此與甯皆從本例時葬

五年春城比

箋曰城例時太平見三城者明不與上諸城同例無事城乃譏

夏齊侯伐宋

箋曰伐例時伯討

晉趙鞅帥師伐衛

箋曰伐例時伯討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曰卒

箋曰齊卒例日

冬叔還如齊

箋曰如例時亦爲葬景公特見如時葬月之正例爲嫌有如者

則月也

閏月葬齊景公

箋曰齊葬例月不及時不日慢葬治伯國詳故正其禮

閏不書此何以書

据楚子昭卒不書閏

喪以閏數也

謂喪

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

喪曷爲以閏數

据卒不書閏

喪

數略也

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箋曰齊略於喪故從而略之

六年春城邾婁葭

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

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  
諱之明惡甚 箋曰城外邑不書比邾婁邑  
於內邑特書城以起之卽取之當言  
取葭足明之矣城例時太平內邾婁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箋曰伐例  
時伯討

吳伐陳 箋曰伐例時吳將  
伯故先令得專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箋曰來奔例時治  
伯國大夫等位也

叔還會吳于柤 箋曰會例時內會狄見一例  
亦將伯吳先見之非狄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箋曰楚  
卒例日

齊陽生入于齊 箋曰入例時挈  
者陽生當國



齊陳乞殺其君舍

箋曰大夫殺君正例日時者起陽生當國

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

之辭言之何

据齊公子氏公子商人殺其君舍而立箋曰据棄疾殺虔稱

公子比殺

爲諛也

箋曰陽生與乞相應和若處父伐楚以救江也

此其爲

諛柰何

問其義候術諛君言復歸据衛

景公謂陳乞曰

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

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

貴自專也

君如欲立之

則臣請立之

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

陽生謂陳乞

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

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晉世子申生是也

箋曰乞既諂君又諂太子所以兩利惡陽生謀篡於乞吾不立子者所

以生子者而走矣教陽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信節

也析玉與陽生畱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爲嗣箋曰守

邦國者用玉節以示其意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

生于諸其家于諸真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期而小

者除箋曰臣爲君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服斬此除謂受服也

常之母

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

有魚叔之祭

齊俗婦人首祭

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箋曰君練大夫廢祭命婦已除魚者教成祭之俎也叔者

夏所食

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箋曰不

以禮請故曰化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

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

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

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

巨囊

大囊中央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

色然驚

日中霤

聞然

聞出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

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

而君之爾

時舍未能得眾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

不得已

自是往殺舍

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殺舍

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殺舍不舉陽生殺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箋曰伐例時伯討

宋向巢帥師伐曹

箋曰伐例時伯討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箋曰侵例時伯討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箋曰侵例時伯討

夏公會吳于郟

箋曰公會例時說上取郟郟已入我

蔡人龍

秋公伐邾婁

箋曰公伐例時

八月己酉入邾婁

箋曰內諱滅謂之入

以邾

婁子益來

箋曰以來例時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据當舉入爲重

內辭也

箋曰不言

伐則入不顯諱例也

使若他人然

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

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醕順他人來文

邾婁子益何以名

据以隗子

歸不名

箋曰据許男斯以不見復歸故名此不見歸文不當絕嫌諱內爲不當也

絕

箋曰絕之曷爲絕之據俱獲也箋曰君不死

以減內惡先獲後入故名曷爲不言其獲據獲晉侯言

獲莒挈大其獲獲獲內大惡諱也故名以起之

齊國書亦言獲獲內大惡諱也也曰者惡魯

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惡正邾婁之罪起入非內惡也故不致深諱之

宋人圍曹箋曰圍例冬鄭駟弘帥師救曹箋曰救例時伯討義兵

特許二國出師也然則鄭先伯國宋王者後故

異禮樂者得專征伐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

箋曰外入例時同姓例日月者方諱

入邾婁故以入曹爲內諱文

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

曰以隗子歸不名

箋曰絕

曰

凡名皆絕也

曷爲絕之

以歸

滅也

曷爲不言其滅

據滅隗也

箋曰

諱

同姓之滅也

故名以起之

曰據內乃諱滅

何諱乎同姓之滅

據衛侯燬滅邢不諱

之使若有罪

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

非內滅

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

不日者諱使若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

不日者諱使若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

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

箋曰內方滅

人不可正外故託為譏  
救詞其實不責內救也

吳伐我

不言鄙者

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  
箋曰伐我例時嫌實力

能救曹故見伐我見伯有

是也

夏齊人取讎及俾

箋曰取例時言及  
蓋別地大小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箋曰据取內所以  
當言伐我所以

齊也

箋曰下見歸文  
與沛西田同

曷為賂齊

据上無戰伐  
之文箋曰

据方見力能救

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邾婁齊  
與國畏

為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  
取箋曰并邾婁以自廣故致外兵也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

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

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箋曰歸于例時此當言釋而爲歸田文者順上諱文使若罪未

定而令歸聽治也復名之者起實獲也邾婁已滅復見者亦順諱文

秋七月

箋曰方諱滅邾婁意不顯故不書他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箋曰杞終進日卒同大國

齊人歸讜及僂

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

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箋曰歸例時不言我齊已取之與涕西田言

取不

同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箋曰杞終進月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北

箋曰取師例時

其言取之何

據詐戰言敗也

易也

箋曰爲下鄭取宋師先見易也實詐

之內文若不戰明太平

其易奈何

箋曰據戰無難易詐

之也

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

蒙上月疾略之爾

箋曰見此議易以明洳爲王者之師

夏楚人伐陳

箋曰伐例時伯國出師之文

秋宋公伐鄭

箋曰伐例時

冬十月

箋曰下邾婁子來奔欲與歸益相起故不書他事不於十年夏四月去之

者哀篇詳見戰伐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

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

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曰君奔例月而名

箋

公會吳伐齊

箋曰公會伐例時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箋曰齊卒例日

夏宋人伐鄭

箋曰伐例時

晉趙鞅帥師侵齊

箋曰侵例時譏伐喪文自明

五月公至自伐齊

箋曰至伐例時月者會吳危之

葬齊悼公

箋曰齊葬例月時者上爲諼殺略之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箋曰自歸例時歸者出入無惡以駁旃蹟

明當自歸

彊先奔鄭

薛伯寅卒

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箋日薛終退之時卒明略小國

秋葬薛惠公

箋曰薛葬例時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箋曰伐例時

吳救陳

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箋曰救例時義兵

不進起吳  
終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箋曰伐我例時下使吳討

齊太平大一統不殊夷狄中國以從王爲正耳欲見齊罪許吳伐故先見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箋曰出奔例時

五月公會吳

箋曰公會伐例時月者謹錄之

伐齊

箋曰伐例時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箋曰不出公明王者

不戰也與齊主之

齊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獲齊國

書

內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爲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

主中也言獲者能結曰獲獲例時偏戰少進也

箋曰與狄獲者起實公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箋曰滕進日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箋曰滕進葬當時

衛世叔齊出奔宋

箋曰出奔例時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箋曰用例時

何以書

据當賦稅爲何書箋曰据不言初作

譏箋曰用者何不宜用也

譏爾

箋曰据已譏稅畝

譏始用田賦也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

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

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  
一乘哀公外慕疆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  
過什一箋曰亦始加賦不言初者諱尤深  
也廣北甲之法使軍賦悉出於田爲後世之

法所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箋曰夫人卒例日嫡夫人從妾母稱者順諱文

孟子者何

据魯大夫無孟子据日卒不葬內大夫例

昭公之

夫人也

箋曰定篇見哀母卒定無夫人明矣先君妾母卒亦當稱我小君以葬此

不葬而卒故知昭公夫人以昭公見出而殺其禮也

其稱孟子何

据不稱夫

人某氏

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  
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  
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  
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箋曰諱施於當時  
不施於先祖先祖娶之已諱之是彰其惡也  
卽實諱當云夫人氏薨葬我小君某氏亦足  
明矣不當改薨稱卒又去葬也若如所諱爲  
當貶其親祖妣爲妾乎議在昭公當見逆至  
諱文時魯實簡於先君不成夫人之喪乃反  
託於先公取同姓而諱焉故順其文使若妾  
母而又去葬乃若內大夫明爲哀

公會吳于橐皋

箋曰公會例時背殯會狄不  
譏者順諱文使若孟子非夫

人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

箋曰公會例時此當不書他事以顯

孟子不成喪嫌實諱同姓故再見公會

宋向巢帥師伐鄭

箋曰伐例時

冬十有二月蝻

箋曰蝻例時者記異

何以書

箋曰據不言灾

記異也

箋曰文八年已太平故再見

何異

爾

箋曰據頻見蝻

不時也

蝻者與月夏之

陰殺俱藏周十二月不當見故爲

異比年再蝻者天不能殺

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

氏晉分爲六卿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崑

箋曰取師

時例

其言取之何

箋曰据先

易也

箋曰以二文相起無所用戰直

取之而已其易奈何

箋曰見例詐

反也

前宋

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

箋曰取師者彼出師而我掩之若殺之役也時務於得眾故有取師之謀惡變詐相報無已

夏許男成卒

比陳

蔡不當復卒故卒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箋曰公會例時會復言及起晉侯汲

汲於  
吳子

吳何以稱子

据救陳稱國

不進

吳主會也

以

及也時吳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駟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 箋曰以吳爲公之主故尊大之其實狄之非進也

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

据申之會

楚子主

主會雖宋公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明其實

不先主者 狄之疆會諸侯爾不

其言及吳子何

据鍾離

行禮義故序晉於上

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益明矣 箋曰据當言會吳及晉侯足明之

會兩伯之辭也

者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

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醜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 箋曰晉伯久矣今汲汲於吳子是兩伯也吳不能主會假晉以召諸侯而晉汲汲與之故譏晉也 不與夷狄之

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

据伯主

曰据中國無伯重吳也 其實重在吳故言及可以內詞主會重吳也 舉晉者諱而不盈 箋曰公數會吳是公重吳 曷爲重吳 据常吳也若獨晉重可不見會 吳

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以晉大國尚猶汲汲于吳

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喪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箋曰言公會兩伯則天下諸侯可知矣。齊伯亦爲莫不至之文。今以吳而得此故爲中國憂而託大信以重吳。春秋文致太平立外二伯復分陝之舊制則天下諸侯廣及海外故云。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箋曰伐陳例時

於越入吳

箋曰狄入狄國例時復狄吳者起非實伯伯吳故錄吳也於越夷國

入夷例不救此新伯之以明王者當救之

秋公至自會

有恥致者順諱文也  
日公至例時明實非大信

箋

晉魏多帥師侵衛

箋曰侵例時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

据上七年言曼多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

大以帥小  
下諸侯故就以見例治二伯詳也

葬許元公

箋曰許葬例時

九月蠲

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  
箋曰蠲例時月者灾重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箋曰孛例月

孝者何

箋曰据孝必於星此於東方

彗星也其言于東方

何

据北斗言星名

箋

見于旦也

旦者日方出時宿不

復見故言東

何以書

箋曰据無所侵犯

記異也

周十

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

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王治典法滅

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

播書道絕 箋曰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

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

盜殺陳夏彊夫

箋曰盜殺大夫例時特見兩盜殺者治及賤者張太平之

平更新悉除

中國舊亂也

法必于陳見者陳杞宋爲三客魯  
周爲二代新王政成太平之象

十有二月

蠟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蠟例時記異故月比三見者

王者重民食太平  
惟以農田爲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

箋曰据狩不言所獲

記異也

箋曰以獲而記狩也

何異爾

箋曰据狩以多獲爲正

非中國之獸也

箋曰獲麟言西故知非中國之

獸

然則孰狩之

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薪主名  
箋曰据不言公

采者也

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然之際舉



此爲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箋曰薪采者則言西者鄙野之地但言狩微者例

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

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大之也子使若天曷爲大之据略微爲獲

麟大之也箋曰獲者得國君大夫之詞此麟死而曰獲與國書夏齧同以獸擬

人是大大之則不使微者得獲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据鶴

非中國之禽無加文麟者仁獸也狀如麋

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有王者則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

至

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尙書

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麟臻無王者則不至也辟害遠

秋時天下散亂不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

當至而至故爲異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

反袂拭面涕沾袍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

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

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

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

先是蠲蟲冬踊葇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

知其將有六國爭疆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

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

離害甚久顏淵死子曰噫嗟天喪子子

路死子曰噫天祝子祝斷也天喪子子

將亡夫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加姓者

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

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箋曰漢孔圖

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揆命篇云孔子

仁獸爲薪采者所獲若孔子見尼於暴君也

以文言之則麟爲麋灾王者獲之於西若海

外不臣者皆滅亡也獲者生得國君春秋何

之詞故知經不以麟至爲瑞應也

以始乎隱

據得麟乃作

祖之所逮聞也

託記高祖以來事可

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

所見異辭所聞異

辭所傳聞異辭

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

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曰武宮日

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曰子般卒日是也

見爲政以漸亦以三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據

公未終也箋曰據曰備矣人事浹王道備

四時備然後爲年曰備矣必止於麟者欲

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

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  
 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  
 法其始則無不終竟箋曰所謂四時備者  
 例也春秋不記事雖開國王不見諡君夫人  
 略不書盟會征伐隨所筆削略者一見詳者  
 百出既不可自釋其例唯以屬比見之故其  
 文無之而非義其詞無在而非事至哀十三  
 年所以發明者乃備於此若必終其一年仍  
 是史而非經也則止於君子曷爲爲春秋以  
 春者示春秋之非史也君子曷爲爲春秋以  
 定作撥亂世撥猶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得麟  
 五經撥亂世治也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之後  
 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  
 莒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  
 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帛書署曰  
 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

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箋曰：五經多陳聖王之典，春秋始記亂世之事，一事亂以一義正之，人人知亂之可正，故最近也。

**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

與當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  
當古 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  
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大平道同  
者相稱德合者相友  
故曰樂道堯舜之道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

**君子也**

未不亦樂後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  
堯舜之知孔子爲制作 箋曰：末不  
無不也 無不者不敢定之詞也言己不知孔  
子之述古耶抑自知聖人當王天下不幸不

得位乃作此書以廣堯舜之道使庶士亦得有天子之權堯舜知之必亦喜其道不待位而行也同道相友故樂論制春秋之義以俟語曰有朋自遠不亦樂乎

後聖

待聖漢之以爲法

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樂其

貫於百王而不減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箋曰此斥春秋也後聖有作孔子道行故孔子有樂乎

春秋之作也

春秋哀公經傳解詁第十一

受業

清泉陳璩  
永興史榮森

總校

春秋終